

小皮蛋

小皮蛋是一隻有著雙下巴、胖嘟嘟的母兔子，在棕色的皮毛上，綴著一圈白色的條紋，遠看就像是圍了一條白圍巾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小皮蛋出生還不到一個月，就被迫和母親分開，被商人帶到夜市上販賣。在寒風襲襲的十二月，年幼的小皮蛋渾身縮成像一個小球，瑟瑟地發著抖，「媽媽，媽媽，妳在哪裡？我好害怕。」沒有人聽到她微弱的聲音，只有北風呼呼地吹著。

「哼，今天又沒做成生意，這些兔崽子，成天就是吃吃吃，只會浪費我的錢。」沒賣成小兔子的商人，生氣地收拾起籠子。在他的眼中，這些小兔子根本不是生命，只是一件件商品，毫無所謂的可愛可言。關在籠子裡被晃來晃去的小皮蛋更加害怕了，如果她會哭，相信早就掉出大串大串的眼淚了。

回到家後，商人粗魯地一手就把那比他手掌還小的小皮蛋給抓了出來，順勢丟入母兔的籠子裡。小皮蛋的媽媽趕緊跑過去，用柔軟的背接著，深怕小皮蛋給摔傷了。自從小皮蛋被抓出門後，她就一直擔心著，害怕商人會把小皮蛋給賣了。現在看到小皮蛋平安無事地回來，她內心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她溫柔地舔著小皮蛋，幫她梳理著她的毛髮。小皮蛋餓壞了，倒過身體滑碌碌地就往媽媽肚子底下鑽，使勁地喝著奶。

與媽媽相依偎的幸福日子沒有過多久，被媽媽餵得頭好壯壯的小皮蛋，圓嘟嘟的外型越來越討人喜愛，在滿月的那一夜，就被一位婦人看上眼給買走了。那個婦人是一位悲傷的母親，她的孩子一出生就喪失聽力，聽不見世間各式各樣的美妙樂音，也聽不見慈愛的母親溫柔的呼喚。婦人第一眼見到有著一雙圓滾滾大眼睛的小皮蛋，就想起了她那可愛的女兒。她把小皮蛋帶回家，輕輕地放在小女孩的手心上，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捧著小皮蛋，開心地不時拿著小臉輕觸著她那柔軟的小身軀。小皮蛋第一次和人類這麼近距離接觸，也好奇心十足的東嗅嗅西舔舔，小鬍子把小女孩的臉龐給搔癢了，逗得小女孩咯咯地笑著。小皮蛋看著小女孩，也跟著嘴巴一開一闔，彷彿在笑。「那麼可愛的孩子，為什麼聽不到？」婦人側過臉，眼角滑下了幾滴淚。

小女孩非常喜歡小皮蛋，成天不是抱著她，就是追著她跑。小皮蛋也很喜歡和小女孩一起玩耍，有時候還會邊跑邊高興地搖動著小尾巴。

小女孩最討厭做的事就是被媽媽押著去學說話，因為她什麼都聽不到，摸索著老師嘴型發出來的聲音又怎麼發音都不對，每一次都要老師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一遍又一遍地糾正，讓在一旁陪伴的媽媽又急又氣；看到媽媽生氣的臉，小女孩更洩氣，乾脆使性子不學了。

這一天，小女孩的爸爸在外頭忙碌了一整天，回到家後，看到小女孩抱著小皮蛋在玩。他想叫她去洗洗手，準備吃飯，卻忘了小女孩聽不見。連喊了幾聲，小女孩都沒有回應，「啪」的一巴掌，小女孩的哭聲驚動了在廚房煮菜的媽媽，「你在做什麼，為什麼要打她？」媽媽趕緊抱住啼哭不已的小女孩。驚覺自己失手的爸爸，儘管知道自己有錯在先，卻怎麼樣也拉不下臉來道歉。他惱羞成怒地咆哮著：「哭哭哭，哭倒有聲音了。她長這麼大，叫過我『爸爸』嗎？家裡不是聾子，就是兔子，沒一個會說話的。」甩上門，爸爸怒氣沖沖地出門了，留下媽媽心疼地抱著小女孩哭泣。

在床上，小皮蛋望著熟睡的小女孩，她心想：「小主人好可憐，如果她可以開口說話，她的爸爸也許就會愛她了吧！」可惜她幫不上小女孩的忙。於是，小皮蛋對著月亮虔誠的許願：「月亮啊！月亮，你可不可以用你那聖潔的光輝，幫助小女孩開口說話呢？」月亮搖搖頭，輕聲地回答：「小皮蛋啊！小皮蛋，很可惜，我只能照亮夜晚的星空，卻不能幫助她開口說話。」小皮蛋聽到後沮喪地垂下耳朵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太陽都還躲在雲層後，小皮蛋就被麻雀們吱吱喳喳的聲音給吵醒了。小皮蛋靈機一動，想到：「對了，我何不去請教麻雀，問問看他們有沒有可以讓小女孩開口說話的好辦法？」小皮蛋跑到院子裡，「碰」、「碰」用力地拿後腳踱地，想要吸引麻雀們的注意。終於，有一隻麻雀注意到了，「喂，你們看，那隻兔子在做什麼呀？」一隻比較大膽的麻雀從圍牆上飛了下去，停在小皮蛋的面前。小皮蛋一開一闔地張著嘴，麻雀們看著好玩，便開始玩起比手畫腳的遊戲，猜測小皮蛋到底想說什麼？「我先猜，我先猜，你餓了？」頭頂有一撮白色羽毛的麻雀率先搶答。小皮蛋搖搖頭。「那換我來猜，我猜你的牙齒痛？」尾巴最長的麻雀很有自信的猜著。小皮蛋又搖搖頭。「該

不會是你想說話吧？」頭最大的麻雀忍不住取笑起小皮蛋。沒想到，小皮蛋用力地點著頭。「不會吧！兔子想說話？」三隻麻雀異口同聲地驚呼了起來。小皮蛋甩動長耳朵，指向小女孩的房間，看到站在窗台前正望向院子這裡的小女孩，麻雀們明白了，「喔！是小女孩想說話。」小皮蛋發現麻雀們終於懂了，開心地蹦蹦跳跳繞著圈。「可是，我們只會說鳥語，不會說人話啊！」三隻麻雀搖頭晃腦地說著。被澆了一盆冷水的小皮蛋又是一陣沮喪，心想：「這下麻雀也幫不了忙了，這該怎麼辦？」

其中那隻尾巴最長的麻雀突然靈光一閃，說道：「有了，我想到辦法了。鸚鵡不是會說人話嘛！我們可以飛去找鸚鵡，請鸚鵡來教她說話。」其他兩隻麻雀也大聲附和，小皮蛋聽了真高興，總算有人可以來教小女孩說話了。

經過了好多天，麻雀們終於帶回來了一隻會說話的鸚鵡。鸚鵡熱心地飛到小女孩的房間，停在小女孩的書桌前，要教小女孩說話。可是他「你好、你好」哇啦哇啦講了一大堆，小女孩什麼都聽不到，只是貪玩地用手摸著他那一身豔綠的羽毛。鸚鵡第一次碰到這麼不受教的學生，他簡直氣炸了，他對著小女孩的手指狠狠地用力一啄，小女孩被咬疼禁不住哭了起來。不理會小皮蛋的解釋，憤怒的鸚鵡跳上窗台就往天際飛去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「還是不行嗎？」小皮蛋望著眼角還掛著淚滴，正在吸吮著手指傷口的小女孩，無助地默默焦急著。

這一天，家裡來了一位客人，他告訴小女孩的媽媽，他有一間專門收容這些聾啞孩子的學校，希望小女孩的媽媽能夠把小女孩送去寄讀。小女孩的媽媽好掙扎，她是多麼地擔心小女孩聽不見又有口難言，上學後要怎麼跟其他人互動；可是，要讓她去唸聾啞學校，承認她永遠不會說話，作母親的好不甘願。小女孩的媽媽向對方表示還需要時間考慮，就把客人送出門了。一旦，小女孩被送去學校寄讀，她就再也不能陪小皮蛋玩了。小皮蛋好著急，「我一定要趕快想出辦法。」

於是，小皮蛋鼓起勇氣，冒著被大狗追咬的風險，衝出家門，向見多識廣、四處旅行的流浪狗戰戰兢兢地詢問著，「請問大狗先生，你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的小主人開口說話嗎？」大狗只看到一隻胖兔子衝到面前，一開一闔地張著口，像是在說話，

卻什麼也聽不到。忍不住「汪！」地一聲，朝著小皮蛋就是一聲狂吠，「你在說什麼，要就講大聲一點，我什麼都聽不到，笨兔子。」小皮蛋被這麼一吠，嚇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，全身抖個不停，一旁的狗兒見了全都哈哈大笑起來，有的甚至還笑到在地上打滾。小皮蛋不敢再問了，跋腿就跑，流浪狗以為她是在挑釁，紛紛追趕上來，小皮蛋東鑽西躲，好不容易才把流浪狗給擺脫。

累壞了的小皮蛋縮在野草叢裡，久久一動也不敢動。一根鼠尾草隨風飄蕩著，他搔了搔小皮蛋的小鼻子，小皮蛋「哈啾」打出一個大噴嚏。「你在躲什麼呀？」鼠尾草頑皮地問著。小皮蛋吸吸小鼻子，伸長大耳朵仔細地偵測了許久，才小心翼翼的回答：「我在躲大狗。」鼠尾草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你們兔子不是見到狗兒就躲得遠遠地，你怎麼會被大狗給發現呢？」小皮蛋不好意思地回答道：「因為是我跑到大狗面前去請教他問題的。」鼠尾草聽了，笑彎了腰，抖著身上的葉子問道：「你去問大狗問題？兔子去問狗問題？」小皮蛋被嘲笑得挺不是滋味，悶悶地說道：「那是因為我以為大狗見多識廣，才會冒險前去請教啊！」鼠尾草聽出了興趣，認真地直起了腰桿問道：「你是有什麼問題，想要知道什麼答案啊？」「我想知道怎麼樣才能讓我的小主人開口說話？」小皮蛋喪氣的說著。

一直在鼠尾草與小皮蛋中間穿梭的北風聽到後，插嘴問道：「為什麼要會說話呢？」小皮蛋回答：「因為如果她會說話，我們就可以一直在一起；如果她會說話，她的爸爸就不會生她的氣了。」北風呼呼地問道：「因為她不會說話，所以你們就不能在一起嗎？因為她不會說話，所以她的爸爸就不喜歡她嗎？」小皮蛋毫不猶豫地點著頭。穿越世界各地，看遍人情世故的北風微微地笑了，他告訴小皮蛋：「我要幫助你，把周圍的聲音都清清楚楚地傳到你的耳朵裡，讓你找到能幫助你的小主人的好辦法。」小皮蛋聽到後開心極了，伴著北風蹦蹦跳跳地回到小女孩的身邊。

溫暖的書房裡，小女孩的爸爸正在陪著小女孩畫畫，小女孩畫了一張圖，圖上有爸爸、媽媽、她還有小皮蛋，全部都手牽著手，開心地哈哈大笑著。爸爸看到後，露出歡樂的笑容，牽起小女孩的手，把圖畫拿到客廳給媽媽看。媽媽看到後也笑開了，她和爸爸一起把小女孩的圖畫貼在牆壁上。爸爸抱起了小女孩，親吻著她的臉龐，小

女孩咯咯的笑著，也用力地回親了爸爸。看到這一幕的北風在小皮蛋的耳邊輕聲說著：「愛是不需要言語的。」

深夜了，野貓們三三兩兩爬上了屋簷，此起彼落地喵喵叫著，連小皮蛋都被吵得睡不著覺，只有聽不到的小女孩睡得好甜甜。「吵死人了，再叫，我揍死你。」鄰居有人探出窗口，拿起竹竿憤怒地驅趕著那些貓。北風這時候又呼呼地在小皮蛋的耳邊低語著：「沉默有時候比言語更為寶貴。」

第二天，小女孩抱著小皮蛋到公園去玩，一路上遇到好多陌生人。有的人看到小皮蛋，忍不住跑過來摸摸她，直呼：「好可愛。」讓小皮蛋得意地像是要飛上了天。也有的人看到小皮蛋後，嘖嘖說著：「好醜，那麼肥的一隻兔子，簡直像豬了。」讓小皮蛋難過的把頭藏在小女孩的臂彎裡。聽不到的小女孩遊興未減的開心玩著，心情完全不受外界言語的影響。北風又悄悄地鑽進小皮蛋的耳朵裡，安慰地說著：「置若罔聞有時候也是一門絕妙的藝術。」

玩累了的小女孩，抱起小皮蛋準備回家了。不同於別的小朋友呼朋引伴，嘻嘻哈哈地邊走邊鬧。安靜的小女孩感受著北風的吹拂輕舞著，她留意到了眼前在地上慢慢蠕動的蚯蚓，她看到了牆邊正努力往上爬的蝸牛，她發現地上閃著光芒的石子，她指著每一個新發現，開心地介紹給小皮蛋看。北風仍舊呼呼地吹著，他告訴小皮蛋：「用『心』就能發現世界的美好。」

小女孩的爸爸媽媽考慮了許久，爲了小女孩好，終究決定要送她去聾啞學校上課。小女孩哭哭啼啼地坐上了車子，拚命揮著手向小皮蛋道別。小皮蛋孤零零地被關在院子裡，努力地揮動著兩隻短短的前腳，想要逃出籠子，卻怎麼樣也扒不開柵門，最後只能失望地縮在角落，兩眼落寞地望著小女孩離去的方向。北風溫柔地安慰著小皮蛋，依稀之中，小皮蛋彷彿聽到了小女孩不清楚地喚著：「小皮蛋。」

五天後的週末，小女孩回家了。她進門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去籠子抱出小皮蛋，她指著月曆上用紅筆註記的日子，用手指點點自己的鼻子，再點點小皮蛋的鼻子，彷彿在說：「以後每逢週末，我們就能見面了。」小女孩把小皮蛋放在雙腿上，溫柔地輕撫著，小皮蛋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北風徐徐地吹來，緩緩的說道：「友誼是無形的承諾。」

說完調皮地拍了一下小皮蛋的尾巴，讓小皮蛋不自覺打了一個抖擻。

小女孩上學後，在學校學會了手語還有點字，也交了許多新朋友。在老師與同學的鼓勵下，越來越有自信。她的畫畫尤其好，因為聽不到反而不會受到外界干擾，更能專心的作畫。在一個週末，她以小皮蛋為主角，非常認真地畫了張寫真畫。圖畫裡的小皮蛋在綠草如茵的院子裡靜靜地躺著，襯著浮雲藍天，顯得一派靜謐悠閒。學校的老師拿著這幅畫幫小女孩報名了比賽，結果得到了評審的讚賞，獲得了優勝。畫作展覽的當天，不少參訪者停在這幅畫的前面，頻頻說道：「這幅畫感覺好安靜、好舒服。」

頒獎典禮上，小女孩特別抱著小皮蛋上台領獎。當主持人介紹到小畫家什麼都聽不到時，全場觀眾莫不驚訝地發出呼聲，掌聲越來越熱烈，甚至有人站起來為小畫家鼓掌。小女孩笑得好開心，坐在台下的小女孩的父母也用力地鼓著掌，把手心都給拍紅了，因為只有他們知道為了這一天，小女孩付出了多少心血。小女孩慢慢地走到講台前，準備向全場來賓發表感言，講台邊的老師早就拿起麥克風準備好要幫她把手語翻譯成口語。沒想到，小女孩卻張開口，一字一句緩慢地說道：「爸爸、媽媽，我愛你。」台下又是一陣如雷的掌聲，小女孩的爸爸和媽媽都忍不住哭紅了眼眶。她的爸爸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一邊大聲宣佈著：「她是我的女兒。」一邊大力揮舞著雙手比劃著「我愛你，女兒」的手語。小女孩把小皮蛋抱得更緊了，看到這麼多人為小女孩喝采，小皮蛋儘管不會說話，還是忍不住地朝著麥克風，輕輕地「嗯」的一聲，算是幫忙加油。這時候，北風柔柔地吹了過來，他對小皮蛋說道：「春天就要到了，我也該走了。」小皮蛋聽了，好捨不得，兩眼汪汪地眨著。北風笑了笑，溫柔地說道：「凡事都沒有絕對，只看你怎麼去看待。」臨走前，北風順勢揚起了會場的汽球，那些五顏六色的汽球把會場上空裝點得更為繽紛熱鬧。

「祝你一帆風順」小皮蛋對著遠颺的北風衷心地說著。